

ONE HUNDRED OF
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尤利西斯

卜卷

(爱尔兰) 乔伊斯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尤利西斯

[英] 乔伊斯 著

章影光 译

(下)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第十四章

咱们去，向太阳，阿尔瓦尔。

灿灿哉，霍霍恩，明亮哉，赐予胎动乎，赐予子宫果实乎。灿灿哉，霍霍恩，明亮哉，赐予胎动乎，赐予子宫果实乎。灿灿哉，明亮哉，霍霍恩，赐予胎动乎，赐予子宫果实乎。

啊唷唷，男的呀男的啊唷唷！啊唷唷，男的呀男的啊唷唷！啊唷唷，男的呀男的啊唷唷！

民族如不能传宗接代而逐代增殖则为诸恶之源，不知全民是否日益关注那有幸成为万能大自然所赐纯福的东西，在其他情况均为一致条件下，则较一切辉煌外表更足以表明民族之兴盛，这是经常阐述的理为所有渊博高深思想修养受尊教者的一致认可，而不明此理之人，则普遍被视为缺乏见地，无法理解睿智者认为最有研究价值之任何事物矣。表面辉煌是外面现象，而昏暗浑浊的内里日渐落败，能理解此事的无不明白，或自反面言之，大自然之恩赐，无一可与繁衍之福比拟，既为旨令亦即许诺，神意不可变更，反复繁殖本是所有凡人的崇高责任，既预言昌盛亦复指出衰减之危险，一切正直公民，均以教诲同胞为己任，惟恐因丑恶习气自祖先相传的美德逐渐失去，那深邃的影响，以至需有超人勇气，方能起而伸张正义，谴责任何将神意置于湮没遗忘境地之企图，那十恶不赦之罪将叫本



已取得良好后果和良好态势毁于一旦，岂能不明此理？

因此之故，据最优秀史家记载，克尔特人向不喜欢任何并不真有内在价值而值得重视之事物，唯对医药之道极为尊重，实无足为怪矣。麻风院、寄宿处、瘟疫坟、发汗房等等均不必提，克尔特最著名良医如奥希基氏、奥希尔氏、奥利氏等均曾制定周到治疗方法，无论病人患何疾，或是萎缩，或是战栗，或是康乃尔儿童稀泻，均能治愈，复发者亦可使复健。大多有重要意义的公共事务都得有重要对策，因而渠等早已采取措施，对处于一生最艰难时刻中之产妇，豪迈提供所需一切照顾，并且收费微不足道，使生育尽量排除意外的事故的可能性，故不仅能为富人服务，即使钱财无多甚或不能为生乃至无以为生之妇女，亦能享用。

产妇在此期间及此后期间均可不受任何阻挠，主要由于一切公民深知，繁荣决不可能，除非有那种多产的母亲并受一代凡人永恒神明之嘱照看产妇，俟情形已宜用车将产妇送去时，众人无不热烈希望产妇进入该院。如此民族是何等有见识，竟能预计某妇将成母亲而去探视，此事不仅可实见而且叫人深感关爱爱护，而且人皆津津乐道，认为值得称颂！

婴儿出生之前即已有福。身居子宫而已受崇拜。一切与此有关之事均从丰办理。食物丰富襁褓舒适干净而且有助产士床前守护，仿佛分娩已在进行，一切早有预见，准备就绪。然并非即此而已，尚有一切需用药品，分娩可能使用之手术器械，甚至包括全球各地所产形形色色引人注目观赏之物，其中不乏神像人像，产妇在医院待产能欣赏审视高爽的阳光优良房舍，以助扩张而利生产。

旅人立门畔，夜晚已来临。汉今以色列，浪迹天一方。独



访此院怜悯赤子心。

此院霍恩主，产床有七十。常有产妇至，卧床待喜讯，育儿健且壮，如神囑玛利。白衣无时眠，守护有二姝。房内往返巡，止痛复除患：一年将几许？论百需三番。霍恩好帮手，精心守产房。

突知善人至，精心守产房，将门为渠开，起立披头巾。突见岛西天，闪电刺人目。深恐人类罪，触怒上天心，神将遣洪水，毁灭全人类。基督受难像，胸前画十字，速速进伊房，彼女引彼男。彼男领盛情，步入霍恩院。

来者恐唐突，持帽厅中立。此人曾住姝家房，妻女均在屋中居，海陆九年游，港边曾邂逅，彼女一鞠躬，彼男未脱帽。今日渠请罪，缘由瞬息未辨颜殊年轻。此言多恳切，深获彼女心，眼中闪光辉，双颊飞红霞。

伊眼往下垂，见其黑丧服，心中猛一惊，深恐有噩耗，噩耗非事实，伊心甚欣喜。彼岸欧大夫，客向伊探询，有无新消息。彼女长叹息，大夫已升天。来客闻此言，悲往腹中沉。女敬天道正，但云友年轻，未及鸣不平，早死实可悲。感谢天主恩，大夫得善终，临死有神父，涤罪并圣餐，更依患病礼，四肢敷圣油。来客闻女言，尚欲明就里，大夫离去疾，死因究为何？适逢悼婴节，女云三年前，大夫患腹癌，病死莫纳岛，祈求神慈悲，可怜良善人，应入不死境，收殓此魂灵。客闻悲悯言，默视手中帽。二人忧伤对立。

因此，每人均应明鉴，汝至最终死时，惟有尘土附身，一切由女人所生之人，赤条条来赤条条去。

产院来客继而向护理女人探问，现卧床待产之孕妇情况如何。护理女人答曰，痛苦分娩阵痛三日，然现已在望，片刻即



可。又云曾目睹许多妇女临盆，难产如此者得未曾有。伊在此院多载，此时愿为伊算计。来客静听女人言，深感妇女生儿育女苦楚非凡，而观女面容，心诧此女容貌如此年轻，何以历经多载仍为侍女男人皆见？伊仍忝于无子女行列，十二次血潮已九番。

二人说话间，城堡中堂大门已开，传出堂内多人嘈杂用膳声。此刻一名狄克逊实习骑士向工人立处行来。旅人利奥波尔德与之相识，因实习骑士曾在慈母之院，而旅人利奥波尔德曾因胸口遭可怖恶龙以矛螫伤去该院求治，实习骑士以碳酸铵调圣油敷治其伤。此时实习骑士邀旅人入大堂与众人同乐一番。盖彼乃精细谨慎以旅人利奥波尔德必须别处去。女士虽明知旅人精细，所言并非实情，仍赞同旅人而责备骑士。然实习骑士不容分说，对旅人之辩解与女士之责备均拒不理睬，但言大堂之内如何美妙。俄而旅人利奥波尔德步入大堂，盖其周游列国而又曾纵欲，实已疲惫而需休息矣。

中堂内设一大台，系芬兰国桦木制成，由来自该国四倭人顶起，倭人已受法术定身不敢移动。均以巨穴服役神人用白火煅制刀剑厉器，插入当地极为盛产之金牛、公鹿犄角而成。更有器皿，系按马洪德法术，由法师呼气吹入如吹气泡而成。台上丰富佳肴无可比拟。其间有一银槽，用巧妙方法撬开，奇特之至，槽中横卧无首鱼类，虽有疑者云除非亲见决无可能，然无首之鱼赫然在焉，卧于来自葡萄牙国之油状水中，因为水质如橄榄压榨之液。大堂之中另一奇观为迦勒底茁壮小麦精髓以法术混合成团，掺入某种猛烈物质，涨大如山借其力产生神奇变化。该地人氏尚能令长蛇拔地而起，倚伏长竿悬于地面，人取蛇鳞酿制而得饮料如蜜酒。



实习骑士令在场诸君共举杯，为利奥波尔德公子斟酒欢饮。利奥波尔德公子亦掀起面甲以示随和，并略作饮酒状以示友好，然而公子素不沾蜜酒随即暗将酒置于邻杯之中，邻座毫无察觉。自此公子与堂中略事休息，诸君同坐。感谢万能天主。

此际善良修女立于门边，请求堂内诸位以人皆崇敬之主耶稣为念，同一位贵妇在楼上即将临产了，勿再寻欢作乐。利奥波尔德爵士听得楼上高叫，心中纳罕，究为婴儿哭，抑为产妇声，便问是否已经来临。余念时间延宕已过长。此时爵士见台前有位年岁较长，余人均大唤莱纳汉乡绅，故二人实为一伙骑士中之长者，而此人尤为年长，故爵士出言十分恭顺。等待奇长更为洪福，爵士之廷宕时间虽长为天主赏赐。乡绅已醉，但曰提心吊胆，只等时刻。乡绅饮酒从来无需邀请更无需劝，兴致勃勃而曰：如今浮一大白，即攫座前之杯，顷即畅饮一杯以祝二人健康，盖此人痛畅淋漓，无出其右。而有史以来最为善良之客利奥波尔德爵士，最温顺、最和蔼、母鸡下蛋能伸手接住之好人，全世界最能低三下四侍候贵妇之真正骑士，亦彬彬有礼举杯祝酒。心中默念者，妇人何其苦也。

且说堂内相聚诸君，均已立意在此痛饮一番。台子两侧各有学士就位，计有圣马利亚慈母院其同学医科生林奇与马登、实习生狄克逊、名唤莱纳汉之乡绅、另一来自阿尔巴·龙伽名唤克罗瑟斯者，以及席首貌似修道士之青年斯蒂汾，尚有科斯特洛，人因其某次出手不凡而称之拳头科斯特洛者，再即温良爵士利奥波尔德矣。青年玛拉基曾有意参加而无意宽厚待人。利奥波尔德爵士侧身中间，则因对赛门爵士友谊甚厚而爱及其子斯蒂汾，正需休息，待以至诚实，已疲惫而诸君飧以美食。



怜悯在胸，爱心驱动，流浪虽成性，暂且不思动。

盖彼等均均为才气横溢之士。爵士闻其彼此争论，涉及生育与道义之事。青年马登坚持着，令产妇发生此情形死亡实为残忍。众人进而力主应保产妇，因生育之痛苦自始已是妇人份内之事，有此想法均认为青年马登言之有理，确有见地。然怀疑者亦不乏其人，如青年林奇曰如今世道邪恶，纵有小人持有不同观点，法官无权解决、实情为法律无文。天主自有办法。此言一出，众人齐呼曰否，均以童贞圣母起誓，妻应活而婴可舍。人人面红耳赤争辩此事，不断饮酒，独乡绅莱纳汉频频为各人添酒，惟恐欢乐稍减也。此时青年马登为在座陈述事实经过，详叙妇人如何死去，其夫君听从游方僧与祈祷人劝告，为本人对阿伯拉肯之圣乌尔坦，为神圣宗教故，所作誓言故而不阻止其死亡，众闻此言无不悲恸万分。青年斯蒂汾当众作以下言论：诸位，怨言甚多的凡夫俗子。如今婴儿与母均已为其创造者增添荣耀矣，一在地狱边境幽暗处而一在炼狱烈火之中。然而天乎，吾侪每夜使天主赋予可能性之大量灵魂丢弃其可能性，并且对天主对圣灵对赐予生命之主犯下罪孽又该怎么办？彼复称诸位而言：盖吾侪性欲甚为短促。我辈为大自然所图不另有所属，实为手段，体内所藏小动物才为目的。此时实习生狄克逊问拳头科斯特洛是否知悉目的何在。但闻彼称只求性欲高涨有幸一泄，然彼已醺醺如在雾中，有女即可，无论闺女、人妇、外室均愿苟合。此时阿尔巴·龙伽之克罗瑟斯引述青年玛拉基之独角麒麟颂，千年生一回，云该兽长犄角，其余诸人亦各有讥笑之词加以奚落，凡男人本份之事彼均有力一办，人人的动力，器作也凭圣特丁纳斯。众人于此莫不开怀大笑，惟青年斯蒂汾与利奥波尔德爵士例外，后者向不纵声大笑，盖自



觉秉性奇特不愿外露，固不论为何人何地加之对产妇深感悲悯。嗣后青年斯蒂汾高谈阔论，言及教会如母而拟将其斥在怀抱之外，言及庇护堕胎之厉狸史，言及教规法治，言及风传光种而致妊娠，言及吸血鬼嘴对嘴传种，或如维吉里乌斯所述由月花气味由西风接种，或女与妇同卧而妇甫与夫同卧，即后续作用，或按阿威罗伊与摩西·迈蒙尼德意见，女沐浴时可凑巧受孕。随后议论所有人灵魂都由神圣母亲揽于怀，第二月末注入人的灵魂，以增天主之荣耀，而凡俗之母仅为生产幼仔之母体，按教规应挺狗腿儿而死，神佑彼得此言，为渔夫印玺者能详，建立万世大业磐石。于是众单身汉问利奥波尔德爵士，如爵士遇此情况，是否愿牺牲性命以救性命令妇人置身险境。爵士头脑清醒，明白答语应两面见光，故以手托颞，以其惯用之掩饰方法曰，你虽甚爱医道却始终只是一知半解，以其有限经历，认为此类事件甚为罕见，而生死二礼一并举行，两项献金一齐收得，对教会母亲言词极妙或为好事终避过众人追问。狄克逊曰此言甚是，窃以为含义甚深。青年斯蒂汾闻此喜形于色，偷窃穷人钱财者，当即断然申明，无异于贷款予主也，盖其醉态甚为狂野，而由此后不久之事态观之，时已入此狂境矣。

然利奥波尔德爵士因仍念及妇人悲悯不已的阵痛而心情极为沉重，并忆及其贤夫人玛莉恩为其生产独子，不幸术者尽管极力挽救却只活十一日便气绝身亡。夫人遭此厄运悲痛异常，特选上品羔羊毛线，制成精美罩衣为其安葬之用，以免其身卧地受寒毁坏。如今利奥波尔德自身既无子嗣，眼见友人之子，未免为失去之福份深感悲伤，因时子嗣有口皆碑才华出众哀叹无缘获此人才，亦为青年斯蒂汾痛心其与此辈浪荡子胡闹取



尤利西斯

乐，以至寻找娼妓而浪费其宝贵财富。

当是时也，环顾全桌，小斯蒂汾，殷勤斟酒，唯有慎者，隐匿其杯，酒方未罄，祷告上苍渠仍勤斟，保佑教皇，举杯表忠，又称这人基督牧师忠于何人，实属布莱。渠邀众人，共饮此杯，杯中之酒，并非吾躯，而实体现，余之灵魂，面饼碎片，另有其人赖饼而生我不屑一顾。饼令人馁，酒令人欢，无虑匮乏，且有佳酿。渠言至此，倾囊而示，金银贡币，二镑十九仿佛银锭闪闪发光，为其所获，称为稿酬，酬诗一首。睹此财富，人人称羨，彼等囊中，均叹阙如。渠复开言，滔滔如下：时间废弃凡人在世都得了解，永世大厦。此语何义？欲望之风，毁坏荆棘，曾几何时，刺树开花，时间流逝，赫然玫瑰十字架上。请察吾言。妇人腹内，道化为肉，肉身虽促，无论何人，皆有灵魂，由造物主，圣灵影响，永世不故，复化为道。此亦创造，唯系后效。一切肉体归向悲。圣母威力，毋庸置疑，基督真身，一举而出，拯救苦难，放牧世人。强大女性，至尊之母，诚如前人，伯纳德斯，称颂圣母，天主之母的万能祈求力，其义为何？只因圣母法力无边你作祷告，夏娃第二，且能救我，与夏不同，亦曾论及，奥古斯丁，夏娃祖婆，虽与吾辈，网络错综，世世代代脐带相联竟将吾侪，一齐葬送，所为何哉，苹果一枚。然而此中，尚有疑问。试问此母，吾谓第二，究对其子，知抑不知？如其知之，则伊本人，沦为孙辈，童女母亲啊，你儿子的女儿，如其不如，则为拒认，或属无知，类似彼得，渔夫住房，杰克所建，亦似其夫，木匠约瑟，有职庇护，不欢婚姻，尽欢而终，因为利奥·塔西先生跟我说将她弄作这么狼狈的神鸽，天主肚肠啊！异体衍变，同体并存，体下有体决无不可。众人惊呼，此语可鄙。渠仍陈言，



分娩痛苦，妊娠受罪，躯体无瑕，肚皮无肿。粗鄙之人，无妨礼拜，心诚情热。吾侪意坚，拒之斥之。

拳头科斯特洛闻此，声称欲唱，以拳击桌，淫歌一首，《司大卜乌·司大贝拉》，遭遇武夫，德国女孩，肚子变大立为此言，立即吼叫：司大卜乌，不适三月，歌声乍起，护士奎利，奔来门边，忿怒禁声，并加喝斥，如此行径，可耻可耻，继而申言，无妨讲明。伊意所求，秩序井然，院长到时，无聊喧哗，难于容忍，本人职责，荣誉攸关。护士之长，此系老姬，举步威严，仪态万方，灰暗衣著，正符忧心，亦宜皱颜，而其告诫，并非无效，立遭围攻，鄙夫拳头，或晓以礼，然甚粗鲁，或作奉承，唯带威胁，七嘴八舌，各有其词，浑人该死，鬼迷心窍，汝为村夫，汝为猪肠，汝是废物，汝为小人，钻豆梗堆，叛徒崽子，汝沟中生，汝流产儿。善良爵士，利奥波德，安静温顺，墨角兰花，是其纹章，睹此醉汉，神圣时间，若遭猿咒，呓语不断，实乃制止，此其为最，因其实质，确属神圣。霍恩院内，安宁为要。

简而言之，混乱甫定之际，埃克尔斯街马利亚之狄克逊君，莞尔一笑而问青年斯蒂芬，缘为何因，坟墓贞节子宫听命，终身被迫贫穷也。莱纳汉君闻此对曰，彼已从传闻中对其邪行有所知悉，传言者曾详述其所玷污者为天真无邪之女，若百合般纯洁众人闻此，腐蚀幼女行径，皆哄笑。然渠断然宣称，实情与彼等设想全然相反，渠为永恒人子且永葆童身。众人更言欢笑，绘声指摹奇异之婚配，如马达加斯加岛上祭司采用之法，女着桔黄纯白同白红之色，郎同寝新床，周围点燃甘松与蜡烛，执事人等齐颂天主并赞，愿男女间性关系秘密全部真相大白，直至新娘当场失其童贞。渠复当众朗诵一极为纤巧



可喜之婚礼小曲，出自少女悲剧由雅士约翰·弗莱彻君与弗郎西斯·鲍蒙特君合著，所颂亦为类似之有情人终相交股一事，颂歌叠句为上床乎上床，需用古处女琴和音伴奏。少年男女，正需此曲方可相爱动人心境，熏香护送，登上四足台而成其好事。狄克逊君大喜曰，二人合伙甚妙，然少君且听吾言，其名如挽为鸨蒙头与妇来气，岂非更妙，我信二者共处必大有可观也。青年斯蒂芬对曰，此语不谬，就其所忆而言，该女出自青楼二人轮番交欢，为国内风俗所许可也。渠言男子最大之爱，莫过于为朋友放倒其妻。前牛津大学教授琐罗亚德亦执此说汝应效法行之，或作大同小异之说，对人类贡献之大无出其右者。引路人入楼为难于忍受之事，然汝可占次好之床。弟兄们为我祝福。爱琳乎，而众人皆应答阿门。请记住汝历代人民与昔日业绩，请记住汝对吾何其轻视；对吾言论何其轻视，而将一外人引至吾门，任其当吾之面横行非礼，发胖而桀骜如耶庶如姆。将汝主人即降余作仆役因汝之罪孽触犯光明。归来乎归来，米利族：米利希人，请勿忘吾。汝因何故如此辱吾，舍吾而取贾拉普泻药商人，弃吾而任汝女与罗马人，共享昏暗语言印度人的华衮吾民如今放眼观望神授土地；登霍瑞勃山，登尼波山，登比斯迦山，登亥屯山角，瞭望此片奶水畅流、金钱丰富之土地。然吾将吾之日月浇灭喂吾的苦奶，以灰烬之唇吻吾嘴将汝置身于伶苦。渠继又诉曰：此内部之阴霾，至今未获七十子圣经智慧之照耀，而自天而降击破地狱之门察访其无边昏暗者，甚至未向东方提及此阴霾。正似塔利谈心爱斯多葛学派所言残忍行径，而哈姆雷特其父并未向王子展示烧伤之燎泡。生命正午之浑浊，犹如埃及之瘟疫，于诞生前与死亡后长夜之中，方为其最恰当之何处、与状态。天下事物匀与其发源



之一致性，万物生而后长，无不顺应多方协调之规律而进行，而此同一规律，亦以逆变之势，吾侪存于天地无乎例外日渐缩减磨蚀符合自然规律。老嫗将吾侪拽入人世：吾侪争食、号哭、奔波、游戏、分离、拥抱、死亡、萎缩：老嫗复俯身收拾吾侪死身。始也，救自古老尼罗河薄草丛间，枝条编织绑以布带之床：隐于山猫鸚鸟洞穴为陵。因而无人知悉其墓之所在，亦不知吾侪至该地区后将有何遭遇，不晓被领往伊甸亦或托非特吾侪欲问究竟来自何遥远地域，吾等禀性究竟出自何种根源，亦将一无所见也。

对此，拳头科斯特洛吼曰唱歌斯蒂芬，然彼高呼众人而曰，妙哉，智慧女神已自建大厦，巨大穹顶何等富丽堂皇，造物主之水晶宫殿也，寻豆子者赏钱。

巧匠杰克建大厦
许多麻袋装麦芽
巍峨穹庐圆顶下
杰克约翰营盘中。

近处街上忽应声而作巨响，呜呼，其声犹如猛烈爆炸。左侧掷槌使心心悸托尔忽然大发雷霆。林奇君嘱之曰，因天神怒其邪魔外道论调关要弄讥嘲才智需小心。众人均能察觉，原先高唱反调如斯气壮之人，竟已脸色苍白而缩成一团，心脏同雷声胸腔内震惊高昂语调尽垮。于是人们嘲笑与奚落交加，而拳头科斯特洛则再次奋力吼叫，盖此人实属一触即发，莱纳汉将如此断言。然而夸口说大话者大声宣称，一位非人老爹酒醉而已，实属无关紧要，渠将效法而行，不致落后也。然渠已畏缩



不敢抬头于霍恩大堂，此言甚为极端惶恐之情。渠确乎浮一大白，聊以壮胆而已，因此时长雷滚滚而来，马登君始终胸有成竹俨然如神，震天憾地，布卢姆以好言劝慰夸口者而其听闻浩劫如霹雷横敲内部，宣称所闻仅为喧闹之声而已，须知此系雷暴云砧释放流质，一切均属自然现象也。

然而，青年吹牛家之恐惧，未也，抚慰者言之顿消一巨刺各曰饮恨非言词能消。然则彼既非镇定如一人，复非俨然如神似另一人乎？曰，彼固愿如其中之一也，不能如愿唯力不从心。然则彼幼时曾依圣洁之瓶而活，如今胡不设法复获此圣瓶？曰，此道不通也，天不其宠无以获瓶也。然所闻上天生育者系此霹雳中等抚慰者言及喧闹之事？曰，闻乎？岂能不闻乎？除非堵塞理解之通道也（彼未堵塞）。彼已自该通道获悉，彼所在为现象之域，只因彼与众终将一死如过眼烟云。然则彼不愿随众死去而烟消云散乎？曰，不能不死耳，断非所愿，彼亦不愿再学男人与妻室所作之表演，彼等固因现象规定而按经书威权办事也。然另有一国土其名为信我者，神所许诺之地也，永无死生，适如王治，既无所谓夫妻亦无所谓母子，凡信之者均能到此国土，多多益善，彼对此国土竟一无所知乎？虔诚者与语此国土知之也贞洁者为何指其路，然而其中另有因由，因其在途中与一娼妓相遇，该女外貌悦目而自称名为一鸟在握，以媚词将其引出正道而入斜途，词曰：嘿！何不转入此中俊美男子于女依傍而卧为子展示美妙场所，且极其媚态，从而将之纳入其洞窟，名曰二鸟在丛，或如若干博学者所言名曰淫欲。

相聚于母性之院食堂内诸君所欲者，莫过于此物矣，彼等如遇此一鸟在握之妓魔怪与一名恶鬼疫病丛生居于此，彼等均



将不遗余力追逐之并与之同房。至于信我者国土，彼等称之为非概念而已，且彼等无从构设，盖其一，女勾引彼等前往之二鸟在丛，实为美轮美奂之洞窟，内有枕头四具，枕上有四片印就以下字样之标志：颠倒式、骑背式、羞答答、脸贴脸，彼等恶瘟梅毒素无忧虑等保健者靠牛奶盾牌。其三，彼等亦无须顾虑子嗣即恶鬼，亦借该盾之力也，盾名即杀婴也。如是，彼等均沉湎于胡思乱想矣，挑剔先生与时或猿猴灌黄肠先生、俨然先生、假乡绅先生、青年吹牛家、文雅狄克逊先生，以及审慎抚慰者先生。呜呼，在座各位何其可悯也，神即挥臂毁尽彼承现必将震怒，皆因彼等竟敢违背其火热嘱咐生育之旨，胡言乱语而又糟蹋生灵也。

是日六月十六，星期四，派一克·狄格南因患中风而入土。久旱之后天主开恩降雨，一船运泥炭所及之处，云种不发芽，田地极干，其状甚惨而发恶臭，沼泽小丘亦然。幼苗均已枯死，呼吸困难。无人忆得曾有如此长久之点滴无雨。丘陵上惟遗干蒲枯柴，见火即燃，鲜红花苞终会乌黑一片。人皆断言，去岁二月大风全岛损失惨重，然与此次旱灾相比，实为小事一桩。然今晚终于来到，气象行家皆仰面注视夜色浓时大块彤云，初为片状闪电，而于十时之后，一声巨响，随之长雷隆隆，顷刻间冒烟大雨倾盆而至，人人慌忙急奔户内，妇女撩裙快跑男子以手帕掩面。自伊莱街、公爵草坪、百各特路、后经梅里恩草地直至霍利斯街，原来全部干透，现已成为流水冲道，霹雳大作不见大小轻便马车。菲茨吉本法官先生阁下宅门对面，绅士之绅士玛-基·马利根适自作家穆尔先生家出，不期而遇亚历·班农，留短发，甫乘驿车自马林加来城，其堂兄与玛-基·马之弟在马市再住一月，至圣斯威辛节方归。问来



尤利西斯

此有何事，一曰拟赴安德·鲁霍恩处，一曰正欲返家，人多滞留也，是为彼言也，然欲与之讲述一欢快小尤物，年岁未足而人已可观，肉多及踵，时雨仍倾泻不止，于是二人齐赴霍恩处。克劳福德适逢布贞姆与人闲谈说笑，似均为摇唇鼓舌、擅生是非之辈，有慈母医院学者小狄克逊、威·马登、苏格兰后生文·林奇、T·莱纳汉、斯蒂芬·代。利奥·布卢姆原感倦怠而滞此处，然彼曾梦一景象现忆已好转，见其妻莫夫人趿红拖鞋而穿土耳其短裤，皮尤福依太太因腹中之累至此知者曰此象主变：状甚可悯，助产妇费尽心计而无力催生，产妇胃部不适，愿食稀粥一碗，有吸干内部之妙，人云如此撞击必是小子使其呼吸沉重，唯求天主速赐其分娩。余闻此将为第九成活儿，其前一儿于圣母领报节咬断指甲已一年，另有三婴均于哺母乳时死去，以端正字迹书于国王圣经内。其夫属卫理公会接受圣事五十载常携子往阉牛港垂钓，用重型钓丝轮盘或用平底船拖网捕鲑鱼与青鳉，余闻所获甚丰。总之大雨滂沱，大有助于丰收，万物滋润，然知者曰，大风大雨之后必有大火，方符玛拉基历书事必有三之预言，然此仅为危言耸听，蒙骗妇孺于理无据对此等怪诞言辞不知作何解。

此话一提及，莱纳汉便走向桌端，说此信登在今晚报上，并作势欲在身上寻找，但经斯蒂芬一劝，他便放弃搜索，欣然遵命在近处坐下。此君混迹赛马界，以插科打诨或荒唐逗趣为乐，对马匹、女人、丑闻、谣言之类津津乐道。他的家道实甚寒酸，日常徜徉咖啡馆与下等酒馆，结交以诱骗水手为业之徒、赛马赌博经纪人、马夫、游手好闲者、走私贩子、娼妓、学徒、妓院老板娘，以及操此贱业的其他丑类，偶与法警为伍，祝福杯酒之间。他常在一家廉价饭铺吃客饭，如钱包内有



一枚六便士硬币，吃上一份碎肉或一盘牛肚，他便能鼓舌弄簧，搬弄他从窑姐儿之类口中听来的淫言秽语，说的人人笑破肚皮。另一人即科斯特洛闻言，问他是诗抑是故事。他说非也，弗兰克（此系其人名字），说的是凯里郡母牛将因瘟疫而遭屠杀。管他们呢，反正与我不相干，谁爱管就跟那公牛肉见鬼去吧，他眨着眼先生说道。这罐头中的鱼倒确是不赖，他以至为友好态度表示愿吃此处所置小咸鲱鱼，他早已垂涎欲滴，馋眼瞟鱼，找来此处正是为此主要目标也。处死母牛，弗兰克用法语说，因他曾学徒于白兰地酒商，该商学得一嘴文雅法语，波尔多设酒库，而弗兰克自幼不上进，其父为一警吏，无法管住他在学校读文学与天文地理，便为他在大学注册学机械，但他见司法官员与教区执事，比见书本更勤。如野马上嚼子，桀骜不驯。他一度想当演员，然后想当随军小商贩，或是赛马赌注骗子，然后一心只恋逗熊坑和斗鸡场，随后随吉普赛人流浪，准备漂洋过海，借月光绑架继承人，或是窃取女仆所晾衣物，或是偷窃篱后家禽。他离家已不下猫命之数，警吏每次见他都流泪一品脱。怎么，利奥波尔德先生认真关心此事究竟，交叉双手而问，他们要统统宰割吗？我申明，今日上午我还见到牛群去上利物浦船舶哩，他说。他说真难想象事态竟有这么严重。他有经验，数年前为约瑟夫·卡夫先生当职员时曾经手此类畜群，以及怀犊母牛、多脂育成羊、去势公羊等等，卡夫在普鲁士街的加文·楼氏院内经营牲畜买卖与牧场拍卖，是一位毫不含糊的生意人。我向那一位请教，多半是木舌头或线虫病。他说道。斯蒂芬彬彬有礼相告，略为所动。实情并非如此，他已收到皇帝陛下首席牛尾刺痒官来文感谢他的盛情，并即将派来牛瘟大夫，是逮牛好手，被莫斯科寄予很高评价，